

第一卷

宋紀

周恭帝

宋太祖

凡十五年
庚申至甲戌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
古今治亂之蹟備諸史自昔
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
不資於經史焉我

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輯

大成大全綱常之道粲然復明
後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祇承
丕緒潛心經訓服膺有年間
閱歷代史書舛雜浩繁不可
殫紀惟宋儒朱子因司馬氏
資治通鑑著為綱目權度精

切筆削謹嚴自周威烈王至
於五季治亂之蹟瞭然如指
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春秋
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因命
儒臣重加校訂鈔梓頒行顧
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

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
精是非頗謬槩以朱子書法
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叢秘
閣之載籍叅國史之本文一
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
接通鑑總目共為一書始於

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
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
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
而凡誅亂討逆內夏外夷扶
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
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

可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
嘉惠天下於戲人不考古無
以證今觀是編者足以鑒前
代之是非知後來之得失而
因以勸於為善懲於為惡正
道由是而明風俗以之而厚

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
不在茲乎用述其槩冠於篇
端以垂示無窮焉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臣商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臣萬安等茲者奉

勅以宋元二史編纂續資治通鑑綱目今已成書謹用
繕寫裝潢進

呈臣輅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
東魯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秋為

經中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並作
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
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
善惡上之靡實或是上非上之弗公况其前後牴牾
予奪乖謬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有待
於

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

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未遑
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不顯之誠

五福錫民建用惟

皇之極咨詢治道

日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傳舊

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
校讐之

命鈔之文梓

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

文教敷于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儒先之衆
鉞大開兩局筆札給自

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而傳
其疑討論研磨詳其大而畧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
創業積而為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

康之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錄於海南其中命令
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係民生休戚之關大書
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
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於鄰壤亦為
采摭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
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
已成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
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荼之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

奉

勅纂脩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臣商輅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萬安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劉珣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臣王獻

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臣彭華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臣丘濬

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左春坊左庶子臣黎淳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臣謝一夔

右春坊右臣諭 德臣劉健

右春坊右臣諭 德臣汪諧

翰林院侍講承直臣郎 程敏政

翰林院脩撰儒林臣郎 鄭環

翰林院脩撰儒林臣郎 羅璟

翰林院編脩文林臣郎 陸簡

翰林院編脩文林臣郎 林瀚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 畢

吏部聽選監生張時恭謹

奏爲

進呈書籍事臣聞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孔子因魯史以脩春秋朱子法春秋以作綱目皆所以正名分扶世教蓋勸善懲惡之大法所存也臣竊觀趙宋自太祖以至幼主凡三百有餘年胡元自世祖以至順帝凡八十有餘年宋有宋史而謬於是非元有元書而昧於得失國多僭偽之雜朝無正統之歸孝子忠臣有善而弗表亂臣賊子有惡而弗誅褒貶予奪卒無定論比之孔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大相懸絕矣所以

綱目之續不能無待於

今日也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深知其然遂

命儒臣纂脩續資治通鑑綱目以頒示天下一洗前人之陋習允成

昭代之全書其所以嘉惠臣民者至矣盡矣臣嘗再拜而伏讀之先味其綱次詳其目雖無二長之實願効一得之愚謹摘要條發揮奧旨理有合于經書者證之以經書事有符于前史者質之以前史間附己意惟理是從或為君子而一行有虧則不隱其惡或為

小人而一事可取則不沒其善顯者微之幽者闡之亦猶尹起莘發明朱子綱目之意也臣於此書研精覃思十有餘年而始克成編總廿七卷名之曰續資治通鑑綱目廣義今已繕寫完備謹用

進呈伏念臣本草莽側微之士幸沐菁莪樂育之

恩不愧麤疎欲圖補報蓋以集輕塵於泰山納涓滴於滄海多見臣不知量也然臣一念忠愛之誠則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者况是書雖曰掇拾見聞之一二不無少補

聖覽之萬一伏望

皇弘

天地之量寬妄作之誅萬幾之暇時

賜清覽察善惡之幾監興衰之蹟因事以檢是書因書以酌是事善者取以為法惡者用以為戒則臣之心為少盡而臣之學為不負矣臣不勝懇悃願効之至謹以所撰續資治通鑑綱目廣義二十七卷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

弘治元年八月十三日

進 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張時泰所進書已收了著禮部知道 欽此

皇上弘

天地之量寬妄作之誅萬幾之暇時

賜清覽察善惡之幾監興衰之蹟因事以檢是書因書以酌是事善者取以為法惡者用以為戒則臣之心為少盡而臣之學為不負矣臣不勝懇悃願効之至謹以所撰續資治通鑑綱目廣義二十七卷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

弘治元年八月十三日

進 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張時泰所進書已收了著禮部知道 欽此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餘杭縣儒學增廣
生員援例冠帶臣周禮謹以所撰續綱目發明二十
七卷

上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四海熙熙身際文明之嘉運乾坤蕩蕩躬逢制作之
良時六合同春華夷均戴蓋春秋寓予奪之公乃經
世之典綱目定傳心之要誠諸史之尊用續尹氏之
發明竊附宋元之綱目極知僭踰無所逃誅昔我

太宗文皇帝稟出類拔萃之資任繼天出治之責德威誕
布文教聿興於六經既嘗表章獨二史乃未暇及是
蓋有待於

憲宗純皇帝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知

中正齋莊

離照旁通

乾剛獨運

作之君作之師為群生之共主繼其志述其事績

列聖之洪圖待士允邁於漢唐興學遠超乎三代恭惟求

善以如渴更羨立賢之無方臣念作養之及十年荷

洪恩之廣博惜犬馬之庚三紀耻一藝之無成然挾策

屢聆棘闈才謏終遭擯棄追思至德難報涓埃雖甲

科乏緣以登進則沒齒豈甘於無聞即五年披閱之

勤劬明二代興亡之大畧自慚側陋詎足敷揚臣待

罪豐宮潛心有日考綱目四百餘年之事玩編年二

十七卷之書探頤其義詳訂其文遵類例而有予有

奪定字義而或貶或褒幽者顯微者彰遠法文公之

筆削善可法惡可戒近循尹氏之準繩詳畧相因臣

細畢舉人倫不至錯亂是誠正名分以植綱常華夷
不容混淆實乃扶天理而遏人欲此皆悉遵於凡例
何敢少贅乎已私雖文辭之欠謹嚴亦綱要之可採
取敬進

九重之上仰祈

乙夜之觀伏願法其安戒其危而永保

列聖萬年之業取所長棄所短而俯鑒微臣一得之愚臣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一書隨

表上
進以

聞

弘治十一年八月十日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儒學增

廣生員援例冠帶臣周禮謹上表

續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凡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

凡事迹悉據正史

謂宋遼金元史及皇明實錄

正史或有闕畧異同

參取宋長編元經世大典等書增入訂正或事有可

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末以圈隔

之或出某人曰以為別疑以傳疑也

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進

綱目校漢唐皆然

宋得天下頗

類唐故開寶八年大書如武德七年例

凡中國為正統夷狄不得紀元

遼金夏皆不紀倣漢唐例

及金元得

中原然後分注紀年於宋年下

倣晉魏例

凡夷狄干統中國正統未絕猶繫之中國及夷狄全有

天下謂元世祖中國統絕然後以統繫之其間書法間亦

有異如中國有稱兵者不書及叛之類及中國有義兵起即夷之於

列國如秦隋之末

凡未踰年不成君不帝不崩如元明宗做春秋王子猛及子野之例

凡諸夷官名悉從簡畧其人名更改異同者依其初稱

及其本史為據

凡諸儒論斷附於目中皆稱姓名其出於正史者正稱

史臣

續資治通鑑綱目凡例畢

續資治通鑑綱目總目

○第一卷

凡一十五年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盡甲

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第二卷

凡二十三年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盡丁酉宋太宗至

道三年

○第三卷

凡二十五年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盡壬戌宋真宗乾

興元年

○第四卷

凡二十一年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盡癸未宋仁宗慶曆三年

○第五卷

凡二十年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盡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

○第六卷

凡八年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盡辛亥宋神宗熙寧四年

○第七卷

凡一十四年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盡乙丑宋神宗元豐八年

○第八卷

凡一十五年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盡庚辰宋哲宗元符三年

○第九卷

凡一十四年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第十卷

凡一十一年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盡乙巳宋徽宗宣

和七年

○第十一卷

凡二年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盡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

○第十二卷

凡三年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第十三卷

凡七年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第十四卷

凡八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第十五卷

凡一十七年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十六卷

凡二十七年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巳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第十七卷

凡一十八年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寧宗開禧三年

○第十八卷

凡一十七年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第十九卷

凡九年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

○第二十卷

凡二十五年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宋理宗寶

祐六年

○第二十一卷

凡一十六年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第二十二卷

凡五年

起乙亥宋帝顯德祐元年盡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

○第二十三卷

凡一十五年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第二十四卷

凡一十七年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盡辛亥元武宗至
大四年

○第二十五卷

凡一十八年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文宗天
曆二年

○第二十六卷

凡二十三年

起唐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順帝至
正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凡一十五年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元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

續編綱目首卷目錄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一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 凡十五年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

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北漢孝和帝

劉鈞大會五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是歲周亡宋代

申庚 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

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匡胤涿郡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

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

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統室異香經宿

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

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
從世宗征伐存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
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前殿都
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
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
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正月辛丑朔遣
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
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
為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
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
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
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
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
事白匡胤躬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
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
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
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
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
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與袍已加身
大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

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
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
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
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
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
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
瓜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韓通自禁中遽出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
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
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
至此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
劔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
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諸崇元殿行
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
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
乃掖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
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為
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
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成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

天下自此定矣未幾
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發明

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逆

獻衰微曹丕篡奪浸淫至於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

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為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

而不傳於子禹傳於子而非自私自傳於賢然天與賢則與

以天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

厚而容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胤為周點檢受周

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

庶幾明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

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

敬瑄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

之罪周朝諸臣為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

害故以全節予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

范質王溥王彥昇等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

順之名定分之法也臣故備論之

正名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即春秋

廣義臣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

也何也蓋石敬瑄篡唐而為晉劉暠篡晉而為漢郭

威篡漢言而為周彼晉漢篡國之由姑置弗論且以郭

立而還廢其主贊為湘陰公吾知匡胤之意以為周

續綱目卷之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

二

孤

于周不亦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戎虜
奴隸黥徒皆得為君臣胤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
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
為天下之義主也臣胤義主也奚可罪哉曰非也王
道不過義焉而已一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哉故曰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况乘其主之
幼而篡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事始於麾
下之將士而成於臣義趙普耳豈太祖之汲汲哉曰
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不可轉雖鳥獲弗能
奪也今焉彼衆得以僖其謀者豈非平日闖知其素
志之有在耶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
矣臣嘗迹夫宋祖篡國之心不在於陳橋兵變之日
乃萌於去年周主殂而幼子即位之時也使周主不
殂則臣胤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
長臣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周主既殂嗣君亦幼
故其朶願之勢突然以興彼一私守義之水安能勝
夫與薪射利之火哉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
世首惡之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
此相承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曰恭帝雖
幼君也臣胤雖賢臣也臣廢其君可乎曰然則武王

為萬世之聖豈以伐紂為非邪曰恭帝無商紂之暴
臣胤無武王之聖使恭帝暴於商紂臣胤無商紂之暴
亦終犯乎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臣胤不武者
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陽之薇而苦於姬周
之粟也綱目開卷第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
之論益明矣曰宋與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
促而宋祚何其遠耶曰篡
迹雖同而脩德則異故也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
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

鎮節

發明

韓通心乎周室闔門遇害乃宋主之仇讐曷為
贈之以官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宋之贈通由

其良心不昧惕然於中不可掩匿故耳通如有靈安
肯受非義之贈乎當時范質等偷生賣國苟焉無耻
抑不知贈通之時詎無汗顏警惕耶然不曰贈韓通
而曰贈周韓通者所以美通始為周因以愧宋之

叛主爾其
旨嚴哉

席義

抑考韓通仕周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為水路都
部署則是同官於周而均食周粟者也一以篡
周待國一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非
定于是一冊君子寧不快韓而鄙趙哉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
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
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
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
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
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石守信等雖宋主舊將然
與臣偷皆北面事周均襲爵祿彼臣而我亦臣
耳宋主篡位少有人心者必於馬而變矣守信等俛
守事賊畧不知耻效走狗驅馳以搏狡兔既竊周

鼎恬然受賞自以為有翊戴之功狐媚一時誇越當
代殊不知由君子觀之何異齊人乞食於墻間婦而
驕其妻妾者乎綱目書此文
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宋遣使分賑諸州

發明

五代之季兵亂凶荒民之塗炭極矣為君者但
知般樂怠傲之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彊兵之術
求其卹民瘼者寥寥無聞周自世宗號為賢辟然且
征伐四鄰骨肉糜爛境內蒼生未盡凋卹於乎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宋主得國
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州則其卹民之深
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
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
篡竊而遂沒其善哉見君
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先義即
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實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妣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拾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發明

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皆所以合其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蓋亦知渙之道矣五代之世綱目未嘗書而此特書者其所以予之者誠在是焉傳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明其繼志述事而以達孝稱之宋主立太廟帝祖考五代之君絕無而僅有者其天子之規模已具宜其中天下而立以定四海之民歟也

廣義

考之分註實儀等議立四親廟者何其不經之甚邪蓋凡有天下者必立始祖之廟故文武之

宋主視學

興乃以後稷為始祖而後稷必有廟也臣又嘗考宣王時合桃毀二十餘廟况天子七廟諸侯六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以先王制禮正以別嫌疑抑僭偪夫惟尊卑各分不同故尊祖敬宗亦異今儀等議立四親廟則其所尊者乃在諸侯之下大夫之上其謂之何哉又曰五年一禘似矣殊不知禘祭必有其所既無始祖之廟則以何者為行禮之地邪且王者之禘必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然則高曾祖考者特臣庶之分耳豈王者報本之深義哉故後來程子嘗尊始祖于廟朱子頗覺有僭所以止尊三代及考而不及始祖者其意亦為此也噫儀等當宋祖維新之日而事之以叔孫萇爾之禮不亦陋哉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

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發明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綱目特筆予之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綱目特書美之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分註言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母以子貴今子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事

質加侍中溥司空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樞密使舊制宰相行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而巳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

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發明

禮義廉恥國之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一夕矣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耻事讐四維既絕安足為人尹氏論焉道曰浮沉取容迎降賣國既絕安足為人尹氏論焉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耻宋主亦無耻者矣五代衰亂之極而禮義廉耻為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直書于策交譏之也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發明

春秋桓二年紀侯朝魯傳曰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

禮則皆有貶焉宋主廢君篡國乃亂賊耳當時列國苟能脩連帥之職移檄天下聲罪致討庶幾君臣大義不致廢墜不能以此自明却乃二國連衡來賀即位果何義乎故綱目變文直書遣使如宋而不曰來賀所以正其本耳此綱目所以作也然則亂臣賊子將肆其愆而無禁矣不

南漢主鋹殺其弟桂王璇興

官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發明

尤弟閻牆詩人所刺况手刃同氣者乎甚哉劉八人此書南漢主鋹殺其弟璇興是何作述之一轍耶鋹惑官者陳延壽之言遂殺其弟意鋹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則其爵克辱抑又不可知也雖欲長守其國烏可得哉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

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鋹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婦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和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間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大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謂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

其隘破之必矣守信
等敗筠兵于長平

發明

李筠可謂知義矣昔郭威篡周漢湘陰公故將

度使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起兵所以見其不肯事
讐書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予之詞是以數
日城陷焚死遂以討筠為說於戲安有篡國之賊反
為正而討賊之人反為逆耶謬妄甚矣然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大書曰夏四月周昭義節
度使李筠會北漢伐宋者所以著李筠之忠義

而科宋祖篡周之
罪也嗚呼嚴矣

五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隱三年日食傳曰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

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
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

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
微陰盛之徵也然當時天下未一民罹塗炭宋篡周
國則是臣子背君父南漢龍官官則是政權在臣下
北漢引契丹伐宋則是夷狄侵中國由是胡氏之言
可驗而變不虛生
信矣故併及之

○宋主以其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宋遷周六廟于洛

陽○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
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

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
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

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撾擊其首流
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

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守
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發明

春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傳曰圍者環其城邑
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宋主親帥六軍

黃岡自卷之一
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以圍澤州書圍於上而書克於下宋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死則其始終殉國之心著焉故前書起兵予倡義此書死之予全節也夫

廣義

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死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於是乎可見矣

秋七月宋主還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度使高保

融卒弟保勗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先是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眾至是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眾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發明

春秋兵伐之例曰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詞也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滅宋將荆罕儒潛

與師旅攻漢汾州意以此舉成功必希重賞殊不知反為漢襲兵敗身亡果何益乎故書襲書不克以譏之然罕儒戰死亦能忠于王事曷為削而不書蓋罕儒既無上之所命又無詞之可執不過鼠竊狗偷利人土地耳綱目貴義不貴功其削而不書者既以為輕慮淺謀之戒又以為利人土地之鑒焉其旨嚴矣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

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

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主問曰我欲賜

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

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

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
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
琦李處耘宋僂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
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
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
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史臣曰韓通死
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
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
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
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發明

嘗以李筠李重進之事論之二人皆為周之臣
子彼節度而此亦節度也何為李筠則直書起
兵重進則書謀起兵及其死也俱焚於火何為一書
死之一書焚死蓋謀者欲為而未果之詞誅心也李
筠一見宋使奮激起兵畧無猶豫重進感鐵券之賜
將圖朝宋左右沮之疑而未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
不得全則其拒宋乃不得已非如筠之剛斷耳故書
謀起兵拒宋則欲為未果之情可知書自焚死則伏
節死義之心不篤然較諸偷生賣國者則又異焉宋
兩加兵不曰討而曰擊者宋乃亂賊不予其討也此

綱目予重進而未盡予之
意也此二李是非之斷也

廣義

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親也於李
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重進則書曰拒宋曰
自焚死何邪蓋李筠雖藩臣未嘗臣於宋重進雖懿
親蓋嘗臣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也既臣于
宋則是宋之臣矣鳥有臣拒其君之理邪故豫讓有
曰既以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若重進者是
誠二其心者也其心既二惡在其為忠周哉君子觀
綱目備載李筠重進之事則二人之是非蓋可知矣
史論不
亦過乎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
使其子從鑑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
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于
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發明

自周室不綱諸侯放恣弒君篡國習以成風桓
公弒逆而諸侯朝之卒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聲罪致計此春秋所由作也宋主篡位一年于茲而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但見唐與吳越來賀即位而主前因李重進起兵厚賜翟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毋令二克並作分我兵勢以蕞爾藩鎮懼力弗及况列國乎唐主苟能聲大義於天下連合諸侯併兵伐宋宋必見滅而徒偷安忍耻阿諛苟容曾是以為保邦之道乎是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六國連帥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噫六國既誤於前五國復愚於後可勝惜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契丹兀律殺其叔父李胡

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慄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于獄尋追謚章肅皇帝

發明

舉號斥名狄之也然夷狄殺其叔父何必書正名分也謀反者李胡之子安可濫及無辜哉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直書殺叔父其惡見矣於分註則稱追謚章肅皇帝於綱目則削而不書是蓋不

予夷狄借稱中國帝王之號耳貴華賤夷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廣義

叔父謀反原之可也况為其子之所逮和書殺叔父所以著醜虜三綱之絕也

宋以實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憤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發明

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之物不以應命是則宋主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否於其間而立身之綱常一切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耻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

特書
賤之也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群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發明

漢武微行綱目譏之宋主踐祚未久輕舉妄動蹕清道後行鳥可肆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夫不逞包藏禍心其危豈不甚哉有天命者任汝為之則流清詎不信然書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宋建隆二年○是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散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發明

自五代亂離以來王政之不行未有甚於此時者田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宋主得國度民皆謂有愛民之心者網目詳而書之皆所以致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之謂也

唐徙都洪州

唐書

卷之

三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
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
周寢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
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群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
贊行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
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
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
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
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
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
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
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唐義

大抵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豈堯舜而均禹已哉以

賢之事不聞於後世不然則禹之傳子何萬世而無

弊邪然則有天下者自堯舜傳賢之外無有出於傳

子之為正也彼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此宣公所以

成宋亂也趙宋之事幾矣或曰莊公之弒殤公是猶

公之不道是何曾比於是哉曰不然殤公見弒於莊

公德昭死由仁於巨義雖曰下之弒上上之殺下跡雖

不同同死一不仁之心也非亂而何今杜氏但知周亡

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亡者非幼君也由乎托孤

之匪人也使其知成王之得周公則宗訓雖幼宋主
烏敢不願其鼎哉且杜氏欲太祖傳之光義光義傳
之亦已七十年而光美亦如之然後傳至德昭則德昭
乎杜氏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為此屬階之說耳况
夫死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為賢哉曰然則為之
柰何曰杜氏當曰周主幼而無輔此其所輔之失天下
也汝百歲後當傳位于德昭吾屬匡義以輔之如周

公之於成王則庶乎其可也。不此之慮而卒陷其子
于魯桓之惡悲夫。且自古國之所以亡者豈皆幼君
邪。借曰國君雖長而不賢亦終必亡而已矣。惡在其
為幼君哉。杜氏之說謬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此之謂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
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
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
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
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
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
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
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知其可
下，欲富貴，何一旦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知其可
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行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
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
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
而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
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
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
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發明

罷典禁兵之事，呂氏以為罷之當理，愚獨以為
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惴惴焉。

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之言，即罷諸將之秩
於乎。既疑於此，曷不謹於彼邪。考之分註，宋主給守
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發言亦有不為，其病况宋
主嘗以天命自託，既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
地，奉行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天命自歸，安有
一夫異議。耶昔秦政得識云：亡秦者胡也。乃後天下
之民以築萬里長城，未幾卒亡於胡。亥唐皇得識云：

女主昌民間乃聚在廷之臣以殺無辜之將未幾終
亂於武氏蓋由國政不脩猜忌甚謹人心既離天命
亦去然則猜忌者果何益哉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
忌之過云耳不然綱目何以不書石守信等罷典禁
兵而書宋罷其義可見後之論此者當
以分註為按以綱目為斷則是非明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宋以李漢
超為齊州防禦使

華命兼開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開南民有訟其疆娶已
女為妾及貧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
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入開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
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
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開南汝
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論漢超
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
何不以此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我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
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
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
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
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蒼昔
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發明

按分註孫行友不為無罪綱目書此若無罪然者何

也正其本耳宋主篡國是亦亂臣自己昏昏安能使
人昭昭故不以討罪例予之况行友周之臣子雖不
能為周報讐然能謀亂其志可尚洛邑所謂頑民非
殷之忠臣乎故恕之恕行友則所以罪宋主也其旨
嚴矣

唐主景殂子煜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卒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
遣其戶部尚書馮縉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
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
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疆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沙門本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為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于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于宋

發明

入者外之詞不曰來貢而曰入貢謹華夷之辨嚴內外之防也中國興王夷狄必預知之周公制禮作樂而外夷重譯來獻白雉曰中國有聖人今而宋主得國女真沙門相繼入貢則其興王之成混一之勢見矣雖然盛之極者衰之漸泰之際者否之伏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厥後女真亂華卒為宋

戊壬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患故綱目於女真入貢必謹而書之以為履霜堅冰之戒爾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賈董與後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發明

宋廣東京城曷為書見後民為重事也宋主得國之初天下未一民心未寧正宜恭儉修身以示天下城之廣否何預焉唐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古之聖人恭儉如是而萬國咸寧四夷賓服豈以廣城池脩宮殿然後光耀前王哉其識趣卑陋甚矣厥後真徽之世土木大興實宋主啓之也形端影正詎不信然故綱目特書以深譏之

廣義

分註載宋主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乎所謂明于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發明

後唐明宗初令百官轉對綱目美之然則常參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夫以宋主立

廣義

國規模善則其混一天下也宜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

觀綱目具載此條則知宋主急於求治之切然初者于以見自此以前無有此美而五代之

政不足言矣

北漢侵宋晉潞州○宋令人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狂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發明

慎刑法恤民命王者之盛心也是以旅之大象而有明慎用刑之詞昔唐太宗命臣下三覆五

覆之奏先儒美之觀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狂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至哉言乎誠王者之量天地之心也較之諸侯從事於富國彊兵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綱目直書以美之

廣義

此其重民命而即帝舜欽恤之意也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宋禁民火葬

發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棺槨必誠必信者欲其堅厚久遠無使土侵膚則是葬者皆歸於土未聞有火葬之禮也苟用火葬棺槨何為以父母之身措烈燄之內人子之心獨無惻

恒乎敗俗棄禮莫此為甚直書曰禁乃深予之

夏四月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

鑑歸于唐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從効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召與燕
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
漢思為留後
而自為副使

發明 唐季以來藩鎮跋扈至五代而其禍極矣往往
欺孤制弱迺相推讓習以成風恬不知懼朝廷
因而授之罔敢誰何以致卒無紀律名分大壞誠王
法之所必誅也陳洪進循其故轍執其留後唐不能
討可勝惜哉故備書于策所以譏
當時因襲之弊耳於洪進乎何誅

宋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
旌旗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
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尊誨
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崇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
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
州何繼筠領棗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
成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
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免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

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
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
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
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
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
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廣義 分注備載趙贊之功乃趙克國檀道濟李靖
之儔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王業其無興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
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
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
此無他方鎮大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
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
卿勿復言吾已諭矣宋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
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
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廣義 大抵趙普輔太祖以興王業其利澤及人之功
固不在管仲之下然其失節之醜與夫涪陵之

寬受金販木之事魯謂管仲有之乎考亭朱子不欲
顯其君相之失宜有以興過美之辭也不然孔子於
昭公之事何直受
其過而不辭哉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發明 宋主自篡位斥書名厥後止書宋主而已至是
遷鄭王曷為斥名遷故主也子路問孔子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宋主之於
宗訓則臣也宗訓之於宋主則君也雖已篡位名分

猶存綱目必斥其名者所以扶三綱正名分其旨切
哉然宗訓曷為不書故周主已失其國故特貶之綱

目權衡審矣
垂法嚴矣

廣義

嗚呼宋主篡周以來其故主若樊籠之鳥何能
為哉雖不遷可也今既奪其國又遷其主果何

道乎綱目書曰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以見匡胤
宗訓若塗人耳君臣之道於是乎絕而世變一至於

此亦可
悲矣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保權年
十一矣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

繼冲保
勗子也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克狠者
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

吾兒無失士字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
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

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未州戍道
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

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
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戒周氏保權遣揚師番擊之且求

援于
宋

蜀主鑄鐵錢征逋稅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為之者置塲權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遊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避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發明

節用愛人為國先務蜀主因用度不足鑄鐵錢

之心甚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或以為蜀地褊小故用不周然漢高帝起蜀餉不天下諸葛亮治蜀而圖中原當時且耕且戰軍餉不興王然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人主患不行仁政耳褊小何嫌原其心不過費出無經以致用度不足苟欲征之於民曷若反之於已胡為剥民之若是耶譬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其能久乎綱目揭而書之以為後世驕奢者戒垂法深矣

廣義

田淳乃梟之龍逢比干也有臣如此而不能用雖欲不亡得乎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師

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發明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為閹寺所誤甚者稱其

弄權彥真讒殺忠良勢傾人主寔乃蠹國之矛賊故也夫以南漢主既知彥真之罪而殺之則必悉屏元惡肅清官闈可也夫何因社席之愛甫誅彥真即用李托且又以為內太師一邦之政悉稟行之則是一彥真初誅而一彥真又生矣國家何由而平治哉此其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爾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宋乾德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每後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能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宰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

初宋主遣處耘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說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飲南迨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帥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揚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而食之表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召且規疆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荆南節度使如故黃州刺史

發明

宋之出師未嘗書討而此書討何伐有罪也文表跋扈不臣據潭以叛正王法之所不能赦蓋人

人之所共誅保權不能討悖逆之臣諸侯不能修連帥之職宋人是舉為有名矣故書討書誅以予之然文表有罪而繼冲則無罪因而假道乘勢襲之不為利人土地宣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之義乎故書襲以譏之繼冲據有荆南弗克死守偷生迎降不為無罪故書以荆南降可見荆南之力猶足拒

宋而繼冲自降之也
其義深切著明矣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
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趙于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
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
不得入宋主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
江宋師敗之李虜耘擇所俘壯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
晉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
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
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
寺中虜耘遣田守奇帥師度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
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
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戶部侍郎
呂餘慶權
知潭州

發明

誅亂討逆固王者之本心興滅繼絕乃仁人之
素志文表陵蔑其主宋國興師討之義也今既

元惡授首是宜撫慰班師襲執保權此何義邪不過
假公營私詐力以利人土地惡足尚哉然則保權獨
無罪歟春秋傳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
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
之雖非猶有耻焉虜甚矣故夫入者逆而不順之
詞惡延釗也以歸者與而絕之之詞罪保權也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
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
以能負周世宗宋
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初置諸州通判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
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
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
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廣義

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止符
彥卿置諸州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之興

也普有
力焉

宋行應天歷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宋主自為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奔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問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

廣義

抑觀洪進漢思之副漢思洪進之主洪進不請于君而擅幽其主則是無君矣唐主置而不問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其不綱孰甚焉由是觀之則知南唐之祚蓋已移于此豈待曹彬師臨而後知哉有國者權不可下移也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疆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發明

綱目於宋主謁文廟則書視謁武廟則書幸輕重之權衡審矣秦以詐力而取天下故白起之殺已降固為因襲之弊其罪亦不可勝言者昔唐德宗詔韋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君子譏之宋主斥其惡毀其像曾中涇渭亦明矣其與韋廟贈爵者詎不什百千萬之異哉揭而書之深予之也

北漢主殺其樞密使段常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岳等謀逆伏誅辭連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

醫僧之女也僧與娶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
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
常因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國人憐之

發明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惟明者能識之聞者則弗
及也段常北漢大臣初無過舉曷為殺之因寵
姬之姻戚譜愬故耳於戲衽席之愛雖微其蠹政妨
賢有不可得而已者北漢當國家閒暇之時明其政
刑舉賢黜姦卹民保境尚恐弗逮無故信諂殺其大
臣是可謂得計乎哉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一以明
段常之無罪又以譏
北漢之失政刑也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
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取者收奪之名皆譏詞也王者
之境恣行屠掠攻取樂平不義之甚凡書救未有不
善者也美契丹則所以罪宋焉故夫美在夷狄則罪

在中國契丹救北漢夏救遼是也美在中國
則罪在夷狄宋救平晉救李璠之圍是也

廣義

春秋書侵者潛師掠境之謂也中國之於夷狄
禦之云乎豈曰侵之云乎是時北漢無罪而遽
興中國之師非義也跡其浸漢之由不過憾其與
李筠之會師耳故書曰侵者其亦不痛於宋云

宋殺其殿前都虞侯張瓊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
復蘇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宋主曰
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
為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
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
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
鐵搥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
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
卿厚恤其家

發明

浸潤之譖膏受之懇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
謂遠也已矣瓊乃宋主之舊將身履艱險死而

復蘇其致身事國之心宋主之所預知而不可泯沒者是當以殊遇加之不容浮言搖奪可也夫何惑軍校之譖嫁以非法受抑而死果何謂哉蓋由宋主心中無主因物有遷云爾明哲之君寧如是耶故書殺而不見其官

廣義 無罪以著太祖信讒之失也

九月宋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

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群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止罪處耘不敢自明

發明 處耘之貶曷為削去其官原情也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對不顧群議固不能無

擅輒之責故削其官然與慕容延釗不協朝廷貫延釗而貶處耘則亦非公議矣故雖削去其官而不書有罪又所以罪宋主也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網目前書契丹以晉主南下則

進退皆出於契丹耳至是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則甚焉郭進則罪北漢矣

冬十月宋以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為同

平章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
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
度無為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
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發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固為國之急務而遠佞人
亦為國之急務也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

師可謂有戒謹恐懼之心矣然於用人則多失焉無
為乃抱腹山人不學無術而遽任以宰相之職成湯
立賢無方未聞若此厥後執君亂國皆其所啓故網
目直書以郭無為同平章事志亂始也其謹於微之
意深矣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
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
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
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發明

鄭起揚徽之仕周也一為御史一為拾遺職既
近君責當言路見宋主典禁兵一貽書范質一

嘗告世宗可謂有知人之明而盡忠乃事者矣宋主
其分也夫何貪位慕祿俛首事讐可謂智乎宋主既

憾二人當以直報怨因其不職而明正黜之庶幾合
義今計宿憤而黜為縣令宋主亦少
包荒之量矣據事直書交誡之也

庸義

嗚呼鄭起揚徽之乃貪位無識之小人也既忌
殺之殺之則亦
已矣更何辭哉

宋折德袞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遣侍衛親

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

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
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

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
留群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

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
局沉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溪州蠻附于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子

宋乾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

同平音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馬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一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

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宋昭義節度

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翰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
洪進歲貢多厚歛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初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款與普齊也

發明

居正餘慶故周之鷓泉宋主乃悅其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

吏予以租賦用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後孫又選親校三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廣義

因其才而治其地太祖可謂行所無事之智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權貨務

置于京師及沿江今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

九月宋攻南漢柳州克之

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
邵廷珩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
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
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
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情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
珩為招討使屯洗口宋既克柳得南漢內侍徐延業宋
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
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
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
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
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
以豪民為課戶供宴餽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
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哀卒

德哀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立宋主
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

宋范質卒

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
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
惜爾

發明

綱目凡名臣之卒書官書爵其不書者則賤之
何歟曰質之失節先儒固以交譏之矣宋主弟光義
亦嘗稱其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嗚呼質之浮沉
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宋當廢斥賤責
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
遇至於如此豈有一人臣歷仕二姓三君尚可齒於
人乎故綱目特削其官以示賤厥後實儀趙普卒而
削去其官義與此同耳

廣義

范質者周宰相也不能死君而又忍事二姓其
卒者惡之也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
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
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
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
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
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
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率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
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
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
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
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塞
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
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先義及彬等由歸州
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
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
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
耳手執鐵如意指麾
軍事自方諸葛亮

發明

夫聲罪致討曰伐宋師非義曷為書伐蜀有罪也
夫以力服人者霸上必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蜀以區區一隅君驕臣誦政事乖離不能修
德以保邦却乃興師以挑敵不過自速其敗亡耳宋
歌取蜀之心是非一日第無可乘之彙飲忍以至此
及得蠟書率兵西討誠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
者故綱目以伐予之易曰田
有禽利執言宋人得之矣

廣義

蜀主奢侈日甚而又任非其人雖欲不亡不可
得也况乎蠟書之敗太祖寧無辭乎故大書伐
蜀者其光明正大氣象可見矣謂非王者之師可乎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

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
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
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宋師至
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
蜀人悉保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

續綱目卷之... 宋王全斌入蜀... 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三戰皆敗昭遠渡結
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

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
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
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
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
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
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
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
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
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
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發明

蜀自被兵以來其守禦諸臣迎降者有之逃遁
戰不勝身被重創整衣再拜縱火自焚亦可謂明於
君臣之道而能舍生以取義矣故綱目特書死之以
節著其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
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發明

雅樂之音雍雍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拾宗廟
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
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
有帝王之宏規矣故特書于策以深美之

廣義

大舜命夔作樂而獨後諸臣者蓋以此也今觀宋祖
篡周以來不侵北漢則伐西蜀日相尋于干戈兵甲
之間瘡痍未脫樂豈可與雖欲興之皆苟而已不然
魯之兩生何以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且以漢祖
得國之正而魯之兩生尚爾况乎宋祖篡人之國又
非漢祖之比綱目特書曰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
樂者其微意
有攸在也

唐主募人為僧

續綱目卷之二

宋太祖乾德二年

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發明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是則有國家者當及時勉善

昌厥祚焉唐主酷信浮屠事佛甚謹內出金錢募人為僧嗚呼陋矣五季之時亂極思治疆敵在外攻取鄰國獨不念虞亡及魏之事耶當此之際競揚守邦尚恐弗逮安可他圖為唐計者以募僧之金錢募天下之豪傑以養僧之餼廩養天下之英才則仁賢既信國不空虛宋雖有堅甲利兵謀臣猛將不能南渡而問鼎矣弗克以此自明而荒唐如是縱有金城湯池長江天塹奚足為恃哀哉據事直書足以貽千古之一笑爾有天下者不可不戒

廣義

嗚呼梁之蕭衍酷好乎佛而餓死臺城唐之李煜酷好乎僧而為宋所滅是則佛與僧者亡國

之囹也後世之君有好浮屠者蕭衍李煜傳不可不讀

宋乾德三年○是歲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劔門克之獲

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先得降卒言益先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驢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定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驢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翰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翰俱被執

發明

凡書獲者賤詞也前韓保正書擒此獨書獲者罪昭遠也昭遠輕慮淺謀以挑疆鄰誤君蹙國

弗克效死其罪大矣故綱目變文書獲比同賤者所以深誅之也安有身為都統却領六師而為人所擒

丑乙

易於臧獲尚可以將帥目
之哉是以用人慎所擇

宋劉光義曹彬取蜀五州

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
故峽路兵始
終秋毫無犯

蜀太子玄詰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

主相降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詰統之李
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劔門以禦宋師玄詰素不習
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詰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
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劔
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
于左右有老将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
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豈衣美食養士四十年
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

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愛
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
吳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沛
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家主以
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
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
被服如此躡高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
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
全斌拜賜感泣
故所向有功

發明

易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玄詰素不習武而蜀
主使之禦宋是弟子也安能免與尸之咎乎雖

然玄詰蜀之太子家國被兵君父蒙難有人心者便
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夫何將兵禦敵至絲而
遁可勝誅乎故書遁還以著其苟免之罪國君死社
稷在理所當然蜀主偷生忍辱相率降讐所謂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故斥名而書降以著其
不死社稷之罪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廣義

宋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
也若夫蜀之君臣亦皆乳口之見况其約漢侵

宋以發禍家乎被俘于宋豈不宜哉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瞻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憤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蘇州刺史全師雄劫蜀色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宋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索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縣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平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一萬七千全斌恐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發明

昔武王伐紂謂其民曰無恐寧爾也若崩厥角稽首蓋禁暴誅亂謂之義兵誅君吊民謂之王師全斌等初克蜀邦宴遊怠政子女玉帛縱軍掠之是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民豈不亦運而已乎故綱目不曰兩川而曰宋不曰軍叛而曰亂所以見兩川之亂非其本心由全斌等激之而後亂耳怒在兩川則罪在全斌也然而今年三月兩川軍亂至明年十二月兩川始平則生靈之禍何其慘哉易曰能以衆正可王矣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呂中曰天下之所

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
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
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
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置運使置通判皆以
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以
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
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太宰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
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
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有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
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
倘得歸老并土妻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甚
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
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
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

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發明

孟昶故蜀主耳曷為斥其姓名失地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同賤者欲

使有國者兢上業上無危溢之行也前代國君迎降
往往滅亡誅戮其禍慘矣孟昶降宋而宋待之有加
老死牖下然則宋之俗猶厚也故又書而予之後之亡國之君書卒者義與此同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珩

廷珩屯洗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國人
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詣廷珩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
遣使賜廷珩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珩無
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洗口祠之

發明

甚哉南漢主之戇也廷珩以內常侍而為招討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兆民賴之是乃關寺

中之忠臣耳雖有投匿名書之譖當嚴加考究實則
誅之否則赦之古之用刑者左右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慎刑之道盡乎如是南漢主聞譖而

殺廷珣殊無可否於其間者及士卒擁門訴其無罪而皆不聽悲夫南漢殺廷珣非得計也不過自壞長城爾用賢之際而反忌賢謂之何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關下復立更成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論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歎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

中宋主常臨觀之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置庫議也曷為議人主私藏其財積鉅橋之粟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漢之桓靈賣官錢入私庫而終無益於敗亡宋置封樁以收金帛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則是公於民而非私於己者矣此綱目所以書之也

丙寅

宋乾德四年。是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於靜陽。夏

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發明

羨餘乃剝民奉君損下益上甚非清朝之令典也自唐季五代以來習以成風其弊滋甚興利之徒往往於常賦之外倍刻聚斂假公營私獻之者以為廉幹而蒙賞不獻者以為闕茸而羅愆是以懷

臂側目爭先為之噫羨餘之物豈為地中所產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耶固非漁獵民財常賦既辦而多者則為羨餘臣受賞而民受殃矣豈不深可痛哉宋主因張全操之言即命罷之可謂能從其善能革其弊者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閏月宋求道書

發明 興王之君其謀謨舉措迫出人表蓋由其志在天

下志在斯民而非鼠竊狗偷以輸目前之安子女玉帛之是樂聲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道書見於兵亂倥偬之日垂情古典尤為所難綱目所書千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羨乎我

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于天下謂寧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

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乎故綱目特筆于策垂訓於無窮耳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十二月宋兩川平

宋主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集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請附宋

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

丁卯

鞞鞞本東北鞞鞞之別種唐
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宋凡四國一鎮。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

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
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
書問狀全斌等具狀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
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
以劉光義等庶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
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庶畏慎不負陛下者
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素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戰下於
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
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
懲勸國之常典可不無遜

發明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
賞罰國之大典不可不慎必然之理也全斌曹
彬俱為伐蜀之將而全斌苛貶官曹彬蒙賞非厚此
而薄彼也徇名責實故耳蜀兵之亂蓋由全斌等不

修紀律縱軍剽掠之所致曹彬清庶畏慎嚴戢其衆
今而一貶一賞者所以示其勸懲之至公若槩以罪
之豈舉直錯枉之義哉綱目
書此詞繁而不殺其義見矣

廣義

溺於富貴者全斌等而甘於澹泊者曹彬一人
而已向非太祖之明安能致勸懲黜陟之當如
哉是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
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
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
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
諫曰若重贇以諛誅即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
乃止出重贇為
彰德節度使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其德不明則百邪隨之而入矣宋主因惑讒言遂忌宿將使非趙普切諫則重贊遭誅幾不能保於乎宋主號稱英睿猶且信讒而忌下况亞於宋主者乎故綱目具官所以表重贊之不失其職曰罷所以譏宋主之中心不明此綱目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權衡也

三月五星聚奎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儼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發明 有太平之基必有太平之象有文明之運必有文明之祥伏羲畫卦而河出圖洛出書文王修德而鳳鳴岐山此皆世運亨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五代以降時丁極否終復泰理之必然故五星聚奎以應太平之治周竇儼之言信不誣矣是以世道之隆替關乎氣運之盛衰而非人之私智穿鑿所能

必也故特揭而書之

廣義 抑觀宋祖自得國以來其見書于冊者美且多矣觀其度民田賑諸州視國學謹刑罰討叛逆求遺書削藩鎮之權置常參之官討亂國則恩及無辜公財利則除去羨餘與夫求賢才錄功過一皆公平正大之舉是誠帝王致治之大節也書曰五星聚奎豈非以其和順五行而此休徵自至哉洪範汭陳五行帝乃震怒與此正相反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哉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敵嗣

彝興即彝殷也

宋以周保權為右羽林將軍

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鎮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為后

庚辰

續綱目卷之

宋太祖開寶元年

宋主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夫之有婦猶乾之有坤也乾而無坤則化功不成夫而無婦則生育不遂故

春秋傳曰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信斯言矣按之分注宋主元配賀氏卒而繼立王氏又卒而復立宋氏綱目何不書而此獨書耶正名分於始也他日崩而太宗不成服其罪不言而可知矣其謹微之意亦深切哉

正月宋履試貢士

知貢舉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欽以為

相以帷簿不脩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徵時往依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訐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廣義

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神異觀紫雲黑龍之禦况於遵誨不念舊惡惟結新恩而趙宋之興也孰量又非凡主之比宋業之興豈偶然哉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曰繼恩巽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然無為初不助是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發明

尹氏曰古人於族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其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五代周太祖立子榮其義亦然故併及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足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宿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統斧環走霸榮以刃堪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為使入梯屋入亟殺之以戒口無為與群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叅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發明

其主者侯霸榮耳曷以歸獄於無為討首惡也春秋晉趙穿弒其君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

况無為跋扈無君繼恩欲逐而不能決陰授其黨以弒其君雖能梯屋殺霸榮原其情誠恐姦謀呈露亟殺之以戒其口耳豈真能聲罪致討而殄厥渠魁乎然無為排衆議而立繼元者特因其幼冲易制而可

之後其
旨嚴哉

廣義

分註載北漢殺君者侯霸榮也綱目何以書郭
無為弑其主哉曰昔者趙穿弑君而董狐歸獄
於趙盾者以其亡不出境而返不討賊也而况
造意者哉綱目歸罪于無為者春秋誅首惡也

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
扼團柏谷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
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
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發明

王者之師吊民伐罪而已故曰三代之師若時
雨且因人之喪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危而伐之
不武北漢主少國危權姦弑逆宋主能於是時大
義於天下興師吊伐斯為合宜夫何舉無名之兵入
他人之國見其喪而不矜聞其危而不恤尚可以一
視同仁日之哉故下書契丹救北漢者所以美夷狄
而罪中國也其貴義
不貴功之意切矣

冬十月宋貶雷德驥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驥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
刑名德驥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
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
主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
柱斧擊折其上鬪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
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捷烈將
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
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
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宋主使謀
者惠璘偽稱殺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謀使
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使獲送太
原北漢主使無為鞠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
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戒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
來皆引歸北漢因
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
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
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
峴請遵唐故事每食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
郊如必先享太廟禮畢
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廣義

考之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周公
制禮之格言萬世不刊之典而聖人稱之以垂教後
世者也烏有子孫富有天下而使祖宗享生前未王
之禮耶宋主
此率失矣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
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練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
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懼逼辱無復嫌問
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群小之譖幽囚之

未踰年
皆死

發明

北漢主斥其姓名何正名定罪也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皆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無時焉而
可恕也前郭無為以臣而弑君今劉繼元以子而弑
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絕矣未聞絕
三綱而可以長有其國者世道日衰彞倫
日壞哀哉故綱目斥名書弑以著其罪

唐主立周氏為后

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
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
傳后按譜畫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力部侍郎孟拱辰
宅賜教坊表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
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
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儒
畏怯猾吏潛結權倖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
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
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指多自澄心堂
出遊從子元橋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發明

列國之立后未嘗書而此特書何正彞倫也周氏故后之妹唐主先與私通因后卒而冊立之

宋開寶二年。是春二月契丹弒其主兀律于懷州

契丹主耽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驚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

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監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

發明

綱目於契丹未嘗書主此書主何亦正名而定分不以夷夏而有間苟以夷夏而間焉則乱臣賊子將肆其欲而無禁矣故特書契丹弒其主所以嚴君

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綱目誅乱討逆之旨嚴哉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率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

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

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比漢劉繼

崇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皆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壘汾晉

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

不從一日因宴群臣無為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

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

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發明 北漢弒君弒母不為無罪宋主自將何不書以討伐而書擊耶誅心也宋主是舉不過利其土地恣相攻擊耳非肉彼有罪而興吊伐之師也故不以討有罪之例予之昔宋圍長葛春秋譏之傳曰圍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書圍所以惡之耳用是而觀則詞嚴義正此其所以為綱目而非常史所可彷彿也歟

契丹耶律賢立

賢小字名哀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兀律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

南監綱目卷之...

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右賢
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發明

契丹九律被弒則書主今耶律賢則片名書立
比同賤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諸侯
之列所以謹華夷之辨嚴
內外之防也後皆倣此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
之及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
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
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
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
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
文度各以
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
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

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
宋主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
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
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
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眾攻
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
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
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
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
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發明

春秋莊八年秋師還傳曰書師還譏久後也宋
主輕率大衆妄動久役圍漢不下歷三月而後
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所以著
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綱目王道輕重之權衡此
類是矣

廣義

大抵兵貴有名向之伐蜀也以有蠟書為辭若
於漢則未聞其有何辭也特憾其與李筠會師
耳故綱目前書侵漢此書曰引還者以見師以曲直
為老壯而此率則曲在宋矣故師不期老而自老也

故曰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此之謂也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
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
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聞人衛德
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
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狗

發明 國無為大逆不道在王法之所不原抑且欺君賣
變文直書伏誅畧無少恕所以誅亂臣討逆賊而為
萬世綱常之計宣凌哉故曰微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者無為弑君之賊也去其官而書伏誅
者名之定罪深予北漢討賊之義也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
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

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
勞又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
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董
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闕及履履艱苦
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
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
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
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
之痼疾一
朝而解矣

發明 興滅國繼絕世王者之盛心也唐末以來生民
塗炭固由於藩鎮之跋扈然當時姑息之政多

處置之法廢耳宋興漸收其權則亦已矣夫何因其
入朝遂罷節鎮豈至誠無偽之意乎先儒胡氏多美
之臣獨以為不然宋主盃酒之釋兵權一言之罷藩
鎮雖於隨機應變而能革一時之宿弊然等而上之
王者至誠無偽之心則未也且諸節鎮歷履艱危冀
傳后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或有功則賞有罪則
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罷為昔周得天下而封
諸侯享年八百秦併列國而置郡縣傳祚二世此無

他仁不仁之異爾然則詐力安可尚耶故綱目不曰王彥超等罷而曰罷王彥超等則其義亦深切而著矣明

庚午

宋開寶三年。是春正月契丹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

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醜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發明 書徵何予宋也書處士何予昭素也昭素值五代亂離之世安貧樂道不求聞達其志尚矣及

宋主聞名而聘召錫以殊札加以美官可謂出處得其正者回視奔競之徒昏夜乞衣驕人於白日者豈可比有而彷彿哉

夏四月朔日食。宋除河北鹽禁。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發明 欲觀其國之興衰先觀其政之善否宋自夏徂秋善政多矣如除河北鹽禁如省州縣官增其俸如詔修前代帝王陵繼書于策不一而足者何蓋除鹽禁所以便民省官增俸所以養廉修帝王陵所

以存厚皆表表之善政五代以降絕無而僅有者宋能行之其治國之政優矣故備書以予之

廣義

宋太祖恩及前朝朽骨視他人取夫下而發掘諸陵者不啻鸞鳳鷹鷂之相去也嗚呼延祚三

百而為垂統創業之主宜不宜哉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銀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銀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銀因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未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驅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州南漢諸文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驪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

兵卒起彥柔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

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

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廣義

或曰宋於蜀曰伐於北漢曰侵則固聞命矣若於南漢則未嘗見其有辭而書曰伐者何哉曰

南漢之罪不容誅矣何謂無辭觀其窮奢極慾殺人如草菅此固天吏之所當伐也况宋主德政大修正

于時之天吏也且其答書唐主言甚不恭其可伐之罪亦甚明矣書曰伐者此固書法之當也夫何疑哉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

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塞以二

十匹緡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緡則虜盡矣自是益脩邊備

以存厚皆表表之善政五代以降絕無而僅有者宋能行之其治國之政優矣故備書以予之

廣義 宋太祖恩及前朝朽骨視他人取夫下而發掘諸陵者不啻寫鳳鷹鷗之相去也嗚呼延祚三

百而為垂統創業之主宜不宜哉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銀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銀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銀使稱臣所侵湖南舊地銀因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未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州南漢諸文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拔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

兵卒起彥柔象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

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

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廣義

或曰宋於蜀曰伐於北漢曰侵則固聞命矣若於南漢則未嘗見其有辭而書曰伐者何哉曰南漢之罪不容誅矣何謂無辭觀其窮奢極慾殺人如草菅此固天吏之所當伐也况宋主德政大修正于時之天吏也且其答書唐主言甚不恭其可伐之罪亦甚明矣書曰伐者此固書法之當也夫何疑哉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

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塞以二

十匹緡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緡則虜盡矣自是益脩邊備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宋紀三十一 田欽祚 契丹 定州 虜騎 突圍 緡購 胡人 費我 二百萬 匹緡 則虜盡 矣自是 益脩邊 備

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拔韶州

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整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走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發明 欲觀國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崇微以忠正而廢棄邵廷珩以直亮而誅夷李承渥以柔佞而進用然猶未也伍彥柔以異儒為將帥郭崇岳亦無不然是以政事安得而不紊國家安得而不亡故綱目於宋兵師而曰伐所以罪漢而予宋也其垂戒後世之意切矣

北漢以僧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

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發明 昔後唐用伶人為刺史綱目譏之蓋成湯立賢而書之所以志北漢亡國之本

辛未

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銀降

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眾降美進次隴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若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淮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淮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

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謂崇岳曰
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
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生受其斃矣走曉乃領前軍據
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走曉力戰不勝死
于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
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
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
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
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
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
服請見美曰是桀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
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發明

宋自用兵以來克賀昭拔詔州克廣州勢如破
竹無與敵者南漢之無人可知矣及宋師臨境
南漢君臣不能背城一戰同死杜稷而乃相率迎降
恬然無耻於乎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効死者
義也縱不能遷國以圖存獨不能守正而効死乎夫
何偷生苟免服為臣虜使杜稷為墟生民塗炭豈不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

澄樞李托賜劉錕爵恩赦侯

深可惜哉若錕者誰
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銀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錕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錕歸
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錕及其官僚獻于廟
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錕錕對
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
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
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錕罪賜襲衣
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
侯錕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
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錕好工
巧習以戲龍之狀能移於治國豈至咸亡哉錕在國時多
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錕先至
賜以卮酒錕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
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
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

續綱目卷之

宋本且月

卷

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錄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錄錄大慙謝

發明

嘗觀易之噬嗑初九獲校滅趾无咎聖人發其

荷校滅耳凶聖人復發其義以為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是以荷校而滅沒其耳為凶之極南漢英明之主治之於微而如荷校滅趾可也夫何其勞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杜稷為虛生民塗炭正所謂惡恣橫漢不能誅而宋誅之錄獨無愧於心耶故綱目直書宋誅南漢官者其所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垂戒深矣疾惡嚴矣

廣義

觀分注載宋主待錄之事則知其懿達大度出於天性然也所謂帝王自有真其美可勝言哉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閔前

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予賀外示畏服內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躰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發明

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此何以書罪唐也為

以求媚於人其義王爵卑先祖甚矣書唐貶國號曰江南甚惡之也其與戰國衛貶號侯貶號君其義同

耳觀者

廣義

史稱唐主遺普白金太祖以為可受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之君臣皆服其偉度臣則以為不然密賚者正欲使普聞之適足以愧其心知漢文之於張武是也不然何其所賚者如遺普之數焉意唐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此以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于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怒而坐棄市怒初為開封判官謁趙普閣者不即為通判姚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發明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乃理勢之必然也故冢立伯有之事偏見於春秋之世山崩川竭之應每生於戰國之時值斯之際天下未一民生民未寧災異之來必矣然澶州乃宋地曷不書宋河決澶州而槩

書河決澶州矣在天下也若止書宋則足之警省豈止於宋而已哉綱目之為斯世惜亦深切爾如春秋書梁山崩同意

申壬

宋開寶五年是

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旧境彼縱來援臣執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矣滅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劉崇才勇常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掎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言小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若歸白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發明

唐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既畏宋之侵伐賤號稱臣事之甚謹殊不知徒示削弱何益之有苟

偷目前之安易若自疆其國春秋吳信謀而殺伍員
戰國趙被間而殺李牧楚項羽被間而不用范增南
史宋被間而殺檀道濟此皆昏君闇主之通患不旋
踵而國為他人所滅矣仁肇乃江南之人傑觀其深
謀遠慮迥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
亡夫何因宋之間遂鴆殺之於乎抑不知宋之所憚
者仁肇耳仁肇既誅則江南長城已壞雖欲久有
其國烏可得哉殺非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廣義 李煜之有仁肇項羽之有范增也太祖之間李
煜陳平之間項羽也項羽亡於漢高李煜亡於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發明 災異頻仍董子以為天心之仁愛故逆賊風雨
足以致黃龍之治平景星慶雲足以致開元之

網駕能修其德化災為祥不能修德災異之來必矣
二大兩一當時之君未嘗見其有嘗已責躬之實惟
此書大雨河決而宋出宮人較諸列國則宋亦庶幾

馬耳故特書以予之

秋九月朔日食○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
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
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宋開寶六年○是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

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發明 綱目於宗訓恒書名此書姓何罪之也不能自
疆挈國授人故斥其姓名比同賤者絕之之詞

也然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十四年矣書宋人
葬之何予宋人也綱目予存厚苟有札於先代必以
國書之書謚恭帝何所以重予宋也
此固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癸酉

賣綱目卷之三

廣義 書曰人者惡之也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奉有進士徐士庶許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發明

欲得乎真才須精於遴選宋主前命覆試貢士此命殿試貢士則其倦倦於求賢之意切矣豈

不曠古而僅見者哉
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

分注備載宋主覆試之事其美特蓋可見矣宋之得人豈無自哉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叅謀吳處珩等爭立攝護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發明

古人於取舍之際甚明而後人則惑之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交州中國之地不幸而陷於逆豎之籍迺相推據僭號稱王誠天討之所宜加也茲因入貢遽錫封爵則是取而不取不當與而與之均失之矣遂使中華故地流入蠻荒迄于今而未復可勝惜哉綱目據事直書交讖之也

宋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楫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庶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

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
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
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
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宋主
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
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驥之賤商州也知
州奚煥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
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許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
獄鞠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
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
使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召德驥為秘書丞普至河陽
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
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
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時呂
餘慶以疾解職宋主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
宋主舊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怡然不以介
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
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免官而書某人免者可免者也
普以可免書原情也蓋宰相代天理物宜以平

心處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庶幾不愧其職也普獨
相十年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然而擅權自
恣挾怨妨賢好利而陰受吳越間金假公而私市秦
隴大木則是失為相之道懃德多矣故綱目直書普
免以著其罪

廣義

抑考趙普周之滌州判官也及事太祖謀贊
畫言聽計從他人卒未之及夫何不自揣量受

賊無耻卒至於敗果何心哉噫士之守節猶女之守
身也女之失身者雖繫不足以為潔况不潔哉士之
失節者雖廡不足以為廉况不廉哉易曰勿
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其普之謂乎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兼侍中
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兼史館宋主好
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

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發明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起復張茂宗綱目譏之尹氏曰苦塊不可以處內縲絏不可以吉服辟踊

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不惟瀆亂喪服之制而亦陷人於罪逆不孝之地宋主幸僻若此尚可與論人道乎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比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人將張崇訓鄭進衛倚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俱以讒見殺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北漢主以私憤而殺繼欽其惡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罪北漢失政也刑

甲戌

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朔日食○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

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恋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杜櫻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

廷甲兵精銳物力富推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
海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
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
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
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
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
艦東下江南屯成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
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
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

發明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然則行師之道
貴乎老成之人否則必致輿尸之凶矣宋主以
曹彬庶慎命征江南可謂師之長子其攻戰圖取不
嗜殺人之心見焉然江南何以書伐宋諭入朝而不
從有詞之可執也
故又書伐以予之

廣義

江南無罪書曰
伐者尊中國也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倣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疆
疆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尋密告以師期
至是加倣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
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掉抵北岸
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
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
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
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
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
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
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
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
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
西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汴流而上

廷甲兵精銳物力富推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
江之入朝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
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
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
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
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
艦東下江南屯成皆謂每歲宋所遣則兵但閉壁自守
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
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

發明

曹彬廉慎命征江南可謂師之長子其攻戰圖取不
嗜殺人之心見焉然江南何以書伐宋論入朝而不
從有詞之可執也
故又書伐以予之

廣義

江南無罪書曰
伐者尊中國也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倣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疆
徇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
毛將安傳尋密告以師期
至是加倣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
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掉抵北岸
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
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
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
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
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
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
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
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
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
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汴流而上

急趨淳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
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
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發明

罪之也

江南危如壘卵正當選將練兵以決勝負夫何
用淳薄新進以禦宋師其亡必矣直書敗走交

宋始修日曆

史館脩撰扈象請脩日曆宋主從之命宰
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憲多遜專其職

廣義

分注云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嗚呼所處若
此其心可謂公矣視彼自觀國史者豈不多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一

